

域外见闻

激情胜于智力

□ 蒋佩蓉

艾米是我多年前在洛杉矶面试过的一个女孩,当时她正在申请麻省理工学院。她看上去很普通,给人的印象不深。看她的成绩单,都在平均水平以上,这证明她有应付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业,却未发现她有什么过人之处。接下来,我浏览了她参加过的活动介绍,上面只有一项活动。她没有多少社交生活,因为她的朋友圈子除了科学狂,就是和她一起在当地青年会工作的志愿者,她每周要在那里志愿服务40个小时。在我准备进入下一个环节之前,我问她闲暇时间喜欢做些什么。她告诉我,她喜欢看“探索频道”,尤其是关于医疗技术突破的内容。有时候为了看完一个有意思的节目,她甚至会熬到深夜。

当我就她申请表上的这个只有一行的项目深入询问时,她一股脑儿把自己的经历说了出来。原来,她的弟弟很早就被诊断患有自闭症,她很早就学会了帮忙照料弟弟,并和父母一起成了自闭症相关知识的行家。她全部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了解自闭症及其最新的治疗方法上。艾米有一个目标,就是用一生的时间去寻找治疗自闭症的方法。她虽然年纪轻轻,却拥有出色的关于自闭症的知识架构,这些知识来源于她对这一疾病的科学调研,为大量的自闭症病人服务的实践活动,还有她的亲身体会——这种疾病如何影响病人(她的弟弟)及其照顾者的日常生活。

在这个阶段的面试中,我面试了很多出色的学生,他们或者写出了复杂的计算机程序,或者在各种学术比赛中获奖,艾米并不是他们中最优秀的。然而,我惊奇地发现,艾米已经获得了美国所有顶尖大学提供的奖学金。为了争取她,在顶尖大学之间居然出现了竞争,因为我们都知,任何时候激情都胜于智力。最后,麻省理工学院输给了斯坦福大学,因为除了全额奖学金之外,斯坦福大学还给她提供了额外的奖学金。

平衡是一个在各个领域都被频繁提到的词。教育者们强调培养儿童的多种兴趣以追求人的平衡发展。我经常面试一些优秀的学生,他们总是带着一张填得满满的单子,上面写满了他们参与的各种课外活动:运动、音乐、公益服务、学术活动。看起来,他们的发展是平衡的,但我看不到表格背后那个真实的人。在真实这点上,艾米是清晰的——他不只是学业优秀,而且是对某种东西怀有激情。

帮山城孩子学好口语

本报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黄红渠 谭凌照

慈利县一中图书馆报告厅传来阵阵笑声,一位阳光帅气、脸上洋溢着微笑的美国小伙儿正在带领30多名同学玩“猜国家”的游戏,大家都积极投入用英语描述一个国家的名字,同学们的回答让他很满意和兴奋,结果一激动把准备用几个星期的小奖品——美国硬币,一下子全送出去了,这个名叫Blanchard老师的“鬼点子”很是吸引同学们的兴趣。

这与我们第一次见到他时有了很大的变化。第一次见Mr Blanchard是在长沙,因堵车迟到了将近一个小时,空荡荡的大礼堂,就剩他还在等被聘请学校来接。夹携着夏末的热气走进礼堂的时候,并未料到会有如此高兴的美国小伙儿迎上来,阳光帅气,蹦蹦跳跳,那样子,像极了放学后到最后终于等来妈妈接回家的幼儿园小朋友,快乐的情绪立马在脸上荡漾开去。

孩子们告诉记者,他们非常喜欢Mr Blanchard的活泼,但Mr Blanchard课前的“三规定”又时刻让他们感到Mr Blanchard更是一个严师。“尊重老师和同学,上课不要迟到并做好课前准备,不准玩电子产品。”同学们说:“第一堂上,他的这架势立马告诉我们,他一定会是一名出色的口语老师。”

课堂上,Mr Blanchard时刻提醒自己放慢说话的语速让学生能听懂和模仿自己,学生都说他纯正地道的发音比录音带效果好多了,不过很少有学生知道他们的外教老师平时说话语速快得有时连美国人都听不懂。为了帮助有些学生克服羞于开口的心理,Mr Blanchard每堂课都会设计一些小游戏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乐于表达自己的学生越来越多,他自己也越来越投入,九月火热天气,他每上完一堂课几乎都会汗湿一件衬衫,其他老师便调侃:“当老师是件体力活儿吧?”他乐呵呵地答道:“一点儿都不累,不累!”

慈利一中的英语老师都爱和Mr Blanchard交流,他不仅风趣幽默,还指出老师手中教材教参中的一些错误,例如“we failed in the exam”应为“we failed the exam”,“whether men or women”应为“men and women”,与同事们探讨词语的不同用法,更有意思的是他



Mr Blanchard教学生发声练习。黄红渠 摄

所说的日常口语更是英语老师的重点“监察”对象,以至于英语教师办公室的欢笑声总会吸引住过路学生的驻足。

Mr Blanchard今年刚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毕业,主修生态学,还有一大爱好就是学习中文。他在美国已经学习了三年中文,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每次都会招来陌生人的惊叹,就这样他还不满足——时时刻刻抓住机会和人聊天练习自己的中文,公寓里一套唐诗字帖也已经写了大半。他特别喜欢学习诸如“左撇子”、“卖萌”、“路痴”之类的特别词汇,不仅是因为这些词是他自己的“标签”,他说,他喜欢看见人们听到这些词时惊讶的表情。

慈利是一座小山城,Mr Blanchard爱山,一到周末休息,Mr Blanchard便会踩着借来的自行车骑行上山,贪婪地享受与自然独处的惬意时光,他在这里的生活就是那么自然而然,就像鱼儿生活在水里一样。到现在,他已经游览遍了小县城全境以及张家界的名山大川。

我们问他来这里的打算和为什么要来这样一个小县城教英语时,Mr Blanchard郑重地回答:“我喜欢我的专业,生态学很重要,以后想当生态学的教授,但是教育更重要,大学毕业前通过世界教学组织申请获得了来中国支教的机会,中国的学生很好学,但是有很多地方缺乏与外界沟通的渠道,我希望能通过我帮助山区的孩子们登得更高望得更远。”

**外教在三湘**  
 栏目协办 湖南省外国专家局

生活空间

正在发生

□ 张晓风

去菲律宾玩,游到某处,大家在草坪上坐下,有侍者来问,要不要喝椰汁,我说要。只见侍者忽然化身成猴爬上树去,他身手矫健,不到两分钟,已把现摘的椰子放在我面前,洞已凿好,吸管也已插好,我目瞪口呆。

又有一次,在旧金山,中午进一家餐厅,点了鱼——然后我就看到白衣侍者跑到庭院里去,在一棵矮树上摘柠檬。过了不久,鱼端上来,上面果真有四分之一块柠檬。

“这柠檬,就是你刚才在院子里摘的吗?”我问。

“是呀!”

我不胜羡慕,原来他们的调味品就长在院子里的树上。

还有一次,宿在恒春农家。清晨起来,槟榔花香得令人心神恍惚。主人为我们做了“菜脯蛋”配稀饭,极美味,三口就吃完了。主人说再炒一盘,我这才发现他是跑到鹅舍草堆里去摸蛋的。不幸被母鹅发现,母鹅气红了脸,嘎嘎大叫,主人落荒而逃。第二盘蛋便在这有声有色的场景配乐中端上来,我这才了解那蛋何以那么鲜香。而母鹅誓骂不绝,掀天翻地,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每一枚蛋的来历都如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盗天火。我因妄得这非分之惠而感念感恩——这些,都是十年前的事了。今晨,微雨的窗前,坐忆旧事,心中仍充满愧疚和深谢,对那只鹅。

丈夫很少去菜场,一年一两次。有一次要他去补充点小东西,他却该买的,反买了一大包鱼丸回来。我诘问他,他说:“他们正在做哪!刚做好的鱼丸!我亲眼看见他在做的呀,所以就买了。”

同样的理由,他在澳洲买了昂贵的羊毛衣。他的说辞是:“他们当着我的面纺羊毛,打羊毛衣,当然就忍不住买了!”

因为看见,因为整个事件发生在我面前,因为是第一手经验,我们便感动。

但愿我们的城市也充满“正在发生”的律动,例如一棵你看着它长大的树,一片逐渐成了气候的街头剧场,一股慢慢成形的政治清流……无论什么事,亲自参与了它的发生过程,总是动人的。

史海钩沉

紫墨水

□ 吴学昭

钱钟书先生初到清华时在外文系授课,有时在家批阅学生的课卷,让钱瑗帮助记成绩。一次,钱瑗没头没脑地对爸爸说:“英若诚跟吴世良要好,他们是朋友。”钱先生说:“你怎么知道?”钱瑗指指课卷:“你看全班学生的课卷都是用蓝墨水写的,只有他俩用的紫墨水。”

钱瑗猜得没错,英若诚和吴世良同是戏剧爱好者,同是清华骆驼剧团的演员,共同主演过俄罗斯拉夫列尼约夫的小说改编的戏《第四十一》,英若诚演被俘的白俄军官,吴世良则演押送他的红军女战士。两人从清华毕业后,一起去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结为伉俪,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地过了一辈子。

班级经纬

朋友不是敌人

□ 郝可久

夕会时间,我照例来到教室巡视。走廊里回荡着清一色的英文,这是全年级英语听力的训练时间。有几个空着的座位,都请了假,除了小帆。

也许他找了个僻静的地方看书做题?也许他身体有点不舒服在寝室休息?两节晚自习过去了,小帆的座位还是空着,我隐隐不安起来。跑了一趟男生寝室,又把教学楼的地下室和自习室走了一遍,仍不见小帆的身影。给他拨电话,无人接听;发信息,石沉大海。

晚就寝的铃声响起。我找来几个得力的班干部,去教学楼和宿舍楼再检查一遍。又把他玩得好的几个哥们都叫来,大家一块

找。混乱中隐约听到一个孩子说:“不会去网吧了吧?”当我试图用手机联系小帆父母时,听到外边惊喜的声音“小帆回来了!”

偶然在一次习作中,小帆用细腻的笔触真实还原了那个晚上,他以真挚的情感诠释了一位少年在“家”与“外面”二者之间的选择,温暖的亲情与冷峻的压力在这里交锋。现摘录如下:

“砰”的一声,我随手将本不牢固的门狠狠带上,企图以这震耳欲聋的怒吼逼退“高三该收心了”“再坚持一下,最多两个月”那些令人如芒在背的碎叨。我无意与父母争吵,却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我一面嘟囔,一面朝街上走去。

前方亮光一现,从僻静的角落里跳出“网吧”两个字,我顿时觉得找到了疗伤的地方。游戏总是能编织出一张无边

无际的网,悄然蚕食掉上网者的时间。我像一只被麻痹的猎物不能自己。

突然,手机一震,我条件反射地掏出来,“帆儿,外面冷,尽早回家。”我可以在外面舔伤口,却敌不过这几个字。我可以在外面失魂落魄,却敌不过这几个字。我可以赌气,可以不理智,却无法拒绝回家。

读过后,我沉默了。文中的“家”对于一个在北京求学的广西孩子来说也许就是“教室”,父母的碎叨声中肯定也有老师的声音,孩子对“家”的感受就是他学习生活的感受!了解孩子是关心孩子的前提,而要了解孩子,得让孩子觉得老师是他值得信任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恰恰这一收获不是来源理论,是班上孩子教会我的。他们鲜活的生命就是一本最美的教科书。

